

，其情韻如詩，景色如畫，殊足令人叫絕不已。應邀作陪者是凌校長、李所長、謝惠教授，王德榮學長及是日參加花蓮開港紀念又匆匆飛回的一羣忙人費驊、陳堯、顧儉德諸位學長，筆者敬叨末座深感榮幸。

九月二日晚，係在臺地之民廿三級全體級友歡宴朱學長，濟濟一堂的出席卅餘位。昔別均未婚，而今大家却已有含飴之樂，徐家滙畢業驪歌猶依稀在耳，年華似水，分別不覺卅年了，堪以告慰的是彼此都能不負所學，大有成就。

九月三日中午，蒙教育部黃季陸部長召宴，黃部長對這位由美歸來的學人多方慰勉，贊揚備至，並贈送金質學術獎章以嘉勉朱學長在科學上的造詣。

九月四日，朱學長由費驊學長陪同乘機赴花蓮參觀新闢的國際港及橫貫公路，當日回北。

朱學長此次旅程匆促，酬酢忙碌，精神殊感疲快，祖國與母校的熱情溫暖了他的身心。他珍重應諾明年暑期休假時將偕朱夫人同來作較長時間的訪問。

朱學長於六日返美，惜別依依。

我們全體同學謹在此伸出友誼的手，誠懇的祝福朱學長歸程平安，並將我們的熱誠帶給一切旅美的交大人。

從「海報」到正式刊物

王瑞

——記友聲創刊經過——

我曾經把自己編的創刊號友聲送給一位朋友看，他不是我們的校友，不過他還是看了一遍，笑笑說：

「很有趣嘛！有點像一張『海報』。」

記得當時我不免面孔紅了一下，然而請看那創刊號：是在一張長長的紙上兩面印刷，按頁數號碼折疊成「經摺子」式，封面上全白，印就「×××先生啓」和「交大同學會寄」字樣，當作寄遞封套用。創刊號的內容很簡單，我寫了三百字的創刊例言，第一篇特稿，是侯學長家源的「簡談交通教育」，約一千字。接下去是三千多字的「校友動態及近況」，一小段一小段，都套上了自以為蠻有噱頭的小標題。最後附刊了一些本會會議紀錄，職員錄和一幅「請參加校慶鷄尾茶會」的廣告。——除掉一篇極短的特稿，這不是「海報」是什麼？

友聲的來由如唐鏡文兄所說，「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席上，王道之學長輕輕地放下了一顆原子彈：要出版刊物！趙君豪學長立刻慨允印刷。這提案焉得不通過？」唐兄是我同班同學，他聽說我那時候投稿玩兒，以為投稿跟編輯接近，硬將這顆原子彈屬於編輯遺患的輻射塵，沾在我身上，還找了江雲鈞、吳

賢銘二兄，唐兄對我們訓話：

「這一屆老學長們要我當總幹事，小哥弟們焉能不捧我的場？」

這是民國四十一年三月間的事。年齡往上減十多歲，糊塗和勇猛勁兒要充盈得多。雲鈞、賢銘也說，幹就幹吧！

我們跟着唐兄，謁見凌竹老，竹老當面揮毫，題了「友聲」二字及下款。竹老接見我們時，唐兄給介紹，老人家注視着我們，老早伸出右手，重重的，慢慢的和我們握手，嘴裏唸着我們的名字、班級和服務機關。雖然十年後竹老上八卦山觀察我工作的機構再見面時他老人家也並不能記得我，但他老人家給小老弟們的印象，與一般大人物接見小人物時心裏想着鴻雁、嘴裏說着別事，眼睛看着遠處，手是勉強伸出來碰一碰那副神態，有着極顯著的差別。

友聲創始時經費七百元，每期只能印五千字，其中一千字特稿，四千字友訊，規定所有聯絡幹事供給友訊稿，因此開始時稿件很湧，大學長宏猷，小學弟身邊瑣事，美不勝收，興趣盎然，大家覺得：這刊物雖不怎末好，却是自己的刊物。我們幾個人也十分興

明益營造廠
承 包

建築工程
土木工程
油漆工程

經理 蘇 王 明
彰化縣和美鎮社里26號

隆興鐵工廠

經理 林 水 杯

業務項目
各種機械製造修理工程
製罐 鐵工 包辦 電氣 焊接

住址：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
林森路七號

頭，我在編了一年後，曾寫了一篇交代短文，題曰：「道謝道款」，其中有一段說：「友誼稿件有時頗得，每期錢數有定，篇幅有定，我們不得不創足這層，不但是刪削，有時還大膽地依據來稿大意改寫一通，忙是忙得苦，還怕投稿學長生氣，然而我們還沒有直接接過罵，感謝得很。」膽大妄為，可以想見。

創刊號稿件編妥，請唐總幹事過目，唐兄就是這樣寬宏開朗的做大事情的人，OR！幾個人去拜訪王道之學長求教，道公在他的「小橋流水」寓所接見我們，當他看到我呈閱的一大堆被裁塗抹，改寫得一團糟和套了許多海報式的標題的友誼稿件時，我察覺到他有點驚訝和無可奈何的樣子，這是什麼東西呢？不過道公是一位永遠和顏悅色的長者，他細細的看了一遍，笑笑說：

「好格！好格！」
當時我們也來不及研究道公的真正意向，抱著稿件，隨唐兄一車來到新生報社，求見趙君豪學長。以後的年頭裏，道公甚至把我這小學弟引為同文，他的新版鉅著，常寄下一份，這一份榮寵，乃叨友聲之光。君老只把稿件略略翻閱，說：

「你常常在『自由談』投稿，都懂的呀，付印去吧。」
他召來他的一位部屬，跟我們研究編排印刷。雲鈞、賢銘二兄都是一目十行的捷才，第一期校對出來，一個錯字沒有。後來我因職務調動多，若說初期海報式友聲也談得上編務的話，他們二位是賣了更多氣力的。

四年前，內子因病開刀，錢不夠，我會覺這一面之緣，求趙君老向新生報社借交三千元稿費，君老親自陪我到出納課領款，他沒有擔心我的續稿會否中斷。這不獨是校友情誼，也拜受友聲之賜。

後來的友聲，得許多位真正能寫能編的學長們繼續主編，已經從簡陋的「海報」進而為一本既漂亮又充實的正式刊物。我接到每期友聲，總有一種特別親切和喜悅的感覺，十一年前是馬路轉角一個小飯攤，如今原址上開了十層樓大飯店，開小吃攤的跟大飯店經理，其喜愛這一塊地方和這一份事業的心情，是毫無二致的。因此我願意說起草創友聲的故事，藉此並向前些時抱恙的唐總幹事鏡文兄，祝禱其早日完全康復。

齒輪製造
機械製造
修理工程
機件鑄造
設計包辦

台興鐵工廠

(附設：鑄造工廠)

廠長 陳吳双春

廠址：新營鎮王公里義和街十七號
(新營家車職業學校東邊)

台居散記

孔繁柯

趙詩

一、二六期友聲登載趙曾珪先生未是草，深美闕約，最得風人深致也。詩曰：

不覺春華解帶寬，斑斑鬢髮鏡中看；
神醫療疾歷千劫，富貴浮雲感萬端。
木鐸聲聞添海屋，子期影杳罷琴彈；
新詩抽起愁如繭，魂夢飛馳到莫干。

第一句衣帶漸寬驚覺年華如水，淺入，第二句攬鏡始感兩鬢斑白，加深一描。第三句寫趙夫人兩度求醫，為感情上之一種抑鬱，第四句語作達觀，一揚。第五句引凌校長臺島稱壽，喜事也，而第六句痛悼仲容先生亡故，又不勝悲惜，如此反反覆覆，一重一輕，情感起伏不止，轉側之下，一縷愁思，抽出詩篇，而夢魂所至，不覺飛馳至舊遊喜愛之地了。

寫情如此，方為不隔，交大子弟有意舊詩者，應引為範本。

我腦際登時湧起一個白鬚學者在海外登樓苦吟的印象，趙先生余僅於勝利後上海交大校慶見過一面，

以後則自友聲悉其行蹤，今觀大作，真有「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之感。
佳作不可不和，而在下又做不出詩，無已，祇好抄詩？

唐石霞樓題畫詩
當年已覺不勝寒，別後瓊樓海上難；
猶憶賞花頻被酒，也曾待月共憑欄。
迢迢雲樹人千里，耿耿情懷憶萬端；
鎮日小窗長寂寞，圖成可似舊時歡。
唐石霞女士清遜皇溥儀弟媳，其姑為光緒帝珍珍二妃。

心得

七月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來臺度假，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中心乃邀請渠等主持財務管理及成本控制講習會，余側耳恭聽者匝月。及返，有問心得若何，竊憾一已根植太差，領略甚少。唯有論及臺灣經濟發展，以出口業績最為突出，第一期四年經建計劃開始（四一年），當時不過美金一億二千萬元耳，